



在诗意中触摸生命的温度

——读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

李明心/文

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是余秀华的诗集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她诸多饱蘸深情与哲思的诗作。她的文字直白、热烈，犹如燃烧的火把，不仅照亮了她隐秘且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更如同一束暖光，直抵读者灵魂的幽微之处。

首辑第一首诗《我爱你》中，诗人以质朴且真挚的笔触抒发内心的深情：“巴巴地活着，每天打水，煮饭，按时吃药/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，像放一块陈皮/茶叶轮换着喝：菊花，茉莉，玫瑰，柠檬/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。”此间，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，绝非平淡的琐碎记述，而是诗人对生活的挚爱及对爱情的渴盼的生动呈现，让我们目睹了她在平凡岁月中对美好的执着追寻。

《横店村的下午》里，诗人为我们勾勒出那个静谧而熟稔的村庄。午后轻柔的熏风拂过，田地里的庄稼微微摇曳，仿若大地的悠然吐息，令人沉浸于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之中。《向天空挥手的人》彰显了诗人对生活的豁达与乐观。她在诗中写道：“在尘世，我已经顺从于越来越空的手感/但是在这云端，在这莫名的惊心/和未知里，我想抓住点什么/比如，一个词，一个念想/或者，从你怀抱里递过来的/一朵火焰。”这既是对命运的坦然接纳，也是对美好的殷切期许，宛如一朵于风雨中傲然挺立的野花，虽饱经沧桑，却以坚韧绽放生命的璀璨华章，感恩生活赋予的每一次机缘和挑战。

第二辑《一包麦子》中，诗人深情写道：“第二次，他把它举到了齐腰的高度/滑了下去/他骂骂咧咧，说去年都能举到肩上/过了一年就不行了？/第三次，我和他一起把一包麦子放到他肩上/我说：爸，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/举不起一包麦子/是骗人呢。”这段文字借助朴实的场景，展现了父女之间深厚且微

妙的情感，以及岁月流逝带来的无奈。父亲举麦失败的动作与抱怨，凸显了身体力量的衰退和岁月的无情。女儿的调侃，实则饱含对父亲的心疼和对时光的慨叹，这一平凡瞬间蕴含着深沉的父女情，也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命在时间面前的脆弱。

于《茧》中，诗人描绘：“埋你，也埋你手上的茧/这茧你要留着，黄泉路又长又冷/你可以拨弄来玩。”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沉的情感，将生活的艰辛与内心的柔软相融合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坚韧。“茧”作为劳动的痕迹和磨难的象征，让逝者带着茧走向黄泉路，这既是对其一生辛勤坚韧的致敬，也透露出对生死的坦然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，于悲凉中透现温暖的力量。

第三辑《在风里》中，“哦，我们都喜欢这光，虽然转瞬即逝/但你还是你/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。”简洁的语句蕴含着无尽的眷恋与深情，让人感受到对特定之人的真挚情感。“光”的短暂象征着美好时光的易逝，“一喊就心颤的名字”极具感染力，展现出爱的坚定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强大力量。

而在《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》里，“春天的时候，我举出花朵，火焰，悬崖上的树冠/但是雨里依然有寂寞的呼声，钝器般捶打在向晚的云朵/总是来不及爱，就已经深陷。你的名字被我咬出血/却没有打开幽暗的封印。”诗人以细腻而热烈的笔触，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和渴望。春天的美好象征着内心的憧憬，雨中的呼声和未开的封印揭示了现实的冷酷与内心的挣扎。“来不及爱就深陷”，表达了对美好追求的急切与无奈，强烈的渴望与痛苦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，令人深思生命中的遗憾。

第四辑《那个在铁轨上行走的女人》里，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迷茫与坚毅，她的身影仿若一个孤独的问号，探寻着生活的真谛——如何于迷茫的人生路途寻觅方向，如何在无常的命运浪潮中坚守本我。《我身体里

也有一列火车》则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深刻的内省，它深入探讨了人的内心冲突——欲望的驱使与灵魂的坚守，以及生命的追求与妥协。诗人从身体里的“火车”启程探索自我，继而在心灵的轨道上驰骋，最终在精神的驿站里休憩，与真实的内心深度对话。

读完这部诗集，最为深刻的印象便是她对于自我认知、孤独和自由的慷慨陈词。在一些诗作中，她袒露着对自我的认知与情感的接纳。她坦然面对自己身体的残疾与众不同，展现出从自我否定到逐渐接受的历程，其中饱含着挣扎与痛苦，亦有最终与自己和解后的释然。她抒发着对孤独的深刻体悟，在寂静的乡村生活中，那种无人理解、无人陪伴的孤独感被细腻描绘，却又带着一份在孤独中坚守自我的倔强。同时也流露出对生命脆弱与无常的感慨，意识到时光的匆匆、命运的多变，从而产生一种既无奈又珍惜的复杂情感。此外，最为强烈的是，她对自由的向往，渴望摆脱生活的束缚，追求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自由。

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充盈着余秀华情感的真挚倾诉和灵魂的赤诚告白。她诉说着自己对于爱情、亲情、生活的深邃洞见，呼唤人们勇敢直面内心的声音、珍惜当下的须臾、拥抱真情的温暖。这种至真至纯的情感和入木三分的思考，使得她的诗歌具备了穿透灵魂的力量。

余秀华的诗作仿若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们生活的千姿百态，也映照着我们内心的角落。伴随她笔尖的涓涓流淌，我们踏入了一个爱与痛交织、希望与绝望共生的世界。于此，我们在她构筑的诗歌世界中寻得共鸣和慰藉，得以重新审视自我与生活的关联，从而对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有了更为深邃、高远的领悟。

北川呼唤心灵之旅

——读《去北川》

林海平/文

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，有一部作品如同璀璨星辰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情感，引领我们踏上了一场心灵之旅，那便是刘大先所著的《去北川》。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，不仅是对北川羌族自治县重建历程的忠实记录，更是一次对生命坚韧、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的深刻探索。它像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，轻轻召唤着每一个渴望了解真实、感受力量的心灵，踏上这场震撼人心的旅程。

书中写道，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，给北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。然而，在灾难面前，北川人民没有屈服，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重建之路。《去北川》生动记录了这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，从废墟中崛起的新县城，到乡村间发生的巨大变化，无一不彰显着北川人民坚韧不拔、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。这种精神不仅是北川重生的动力源泉，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。

“曲山关”不仅是北川地理上的一个重要节点，更是作者笔下寓意深刻的象征。在《去北川》中，作者通过对曲山关及其背后不同地理观、发展观、思想观的分析和探究，揭示了北川在重建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机遇。县城由曲山镇迁往永昌镇，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移位，更是思想观念上的跨越。它象征着北川人民不仅跨越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物质难关，更在精神上实现了自我超越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。

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，对于地处偏远的北川而言更是如此。《去北川》详细记录了北川在交通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。从昔日的溜索过河到如今的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，从狭窄的乡村小道到宽敞的产业路，交通的改善不仅极大便利了北川人民的出行，更为北川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书中提到的九绵高速、茂县至三台高速、安州至北川高速等项目的建设，更是预示着北川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。

北川不仅是一个自然风光秀丽的地方，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自治县。在《去北川》中，作者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北川的羌族文化和非遗传承。从羌年、羌绣到羌族民间文学，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承载着北川人民的智慧与情感。同时，作者还记录了北川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努力与成果，如打造实景羌文化演出、推广城市超级IP《少年禹传奇》等。这些举措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，也为北川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。

《去北川》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重建与复兴的纪实文学作品，更是一次对人性、生命、自然的深刻探索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与坚韧，感受到了重建之路的艰辛与希望。更重要的是，激发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幸福与安宁。

阅读时，我们仿佛与作者一同走过了那段充满泪水与汗水的岁月，共同见证了北川的重生与辉煌。这部作品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北川的历史与文化，更让我们在心灵上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与升华。

展望未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，北川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。而《去北川》这部作品，也将会成为记录这段历史、传承这份精神的重要载体，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。



我们终将与孤独和解

——读《在荒野》

胡胜盼/文

作家蒋子丹说：“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自信，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、陌生了、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来的大才华。”翻读刘亮程散文集《在荒野》，我始信此言不虚。

荒野之上，一草一木，一虫一鸟，都能在作者的精神世界里延伸出对自然、村庄和故土的哲思。《在荒野》收录了刘亮程近40篇经典散文，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寒风吹彻》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《黄沙梁》等，展现了一代乡村文学大家的文采和思想。书中散文是刘亮程日常生活与生存观念调和交融的结晶，凝结着作者自身的家园意识和万物共生共感的生态整体观。

荒野之美是一种原生之美，荒野在地理上远离人类生存之所，像一扇巨大的门，永远不会完全向人类敞开。刘亮程怀揣着敬畏之心走进荒野去体验自然，试图敲开紧闭的荒野之门，去发现自然的神性，展现自然的强大力量，以求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“村庄四周是无垠的荒野和地，地和荒野尽头是另外的村庄和荒野。人的去处大多在人一生里，人咋走也还没走出这一辈子。”在作者的文字中，荒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更是一种精神象征，代表着对生命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对自然深切的爱。

刘亮程文学世界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与大自然保持一种既定的关系，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。他认为，“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，并不是草木的道理。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，其实我弄懂了自己。我不懂它们。”因此，他笔下的狗和驴、树上的鸟、忙碌的蚂蚁、荒野里的虫子和忽然盛开的花，都有了开口说话的权利。《逃跑的马》里，他说：“马老得走不动时，或许才会明白世上的许多事情，才会知道世上许多路该如何去走。马无法把一生的经验传授给另一匹马。那些年轻的、活蹦乱跳的几马，从来不懂得恭恭敬敬向一匹老马请教。它们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去走错路，老马不也是这样走到老的吗？”自觉地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，寓言和象征手法的运用，渗透着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。

在刘亮程的心里，始终有落叶归根的情结，认为故乡是人们心灵的最后归宿。《住多久才算是家》一文中的一段自白很贴切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声：“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，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另一片土地上；在我年轻的时候、年壮的时候曾有许多诱惑让我险些远走他乡，但我留住了自己，我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没让自己从这片天空下消失。”最是故乡情，外面的风景再美，都不及故乡的一把尘土。即便时过境迁，万物变幻，他仍然不忘这片故土、这座村庄；即便那里变得荒凉不堪，他的心里仍有一颗种子，正在复苏，正在萌芽。他为此心生无限欢喜，“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时，我帮了时间的忙，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。我老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我是在时光中活老的。”

诚然，《在荒野》里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荒野的广袤与神秘。然而，在作者的笔下，荒野并非仅仅是一片荒凉的土地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。正因为如此，你会在《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》里听到：“我知道迟早我会走进那片彻底的黑暗里。它是我一个人的漫漫长夜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。我不会在那样的黑暗中，再迎来光明。太阳永远地照耀到别处。”也会在《荒野从没埋掉一个人》中参悟到：“荒野从没埋掉一个人，人全走掉了。一些人在远去的路上，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。”的确，“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，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”，不过，“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，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”。所以，即便是荒地，只要心存对抗缥缈、虚无的勇气，远离喧嚣，回归自然，静下心来去触摸孤独，聆听万物，安顿心灵，用心灵去谛听美的回响，我们终将会与孤独和解。

刘亮程处处在解释生活、揭示生活，将他对生活的理解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哲学表达。《在荒野》里藏着一把解读孤独的钥匙，而这把钥匙便是刘亮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有关乡村的哲学命题：“美学之为美学，最主要的就在于它思考与探索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。”品读作者的文字，我们收获到的是一种宁静的和谐。它是人与土地的和谐，人与生物的和谐，人与人的和谐，充满着来自大自然的智慧，以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和的智慧。